





保護建築新中電台

建設廳二日令新中電台... 保護建築新中電台... 建設廳二日令新中電台...

二沙各鄉請評地價

河南等縣外各鄉... 二沙各鄉請評地價... 河南等縣外各鄉...

商會歡迎滬政考察團

上海工商界領袖... 商會歡迎滬政考察團... 上海工商界領袖...

改委潮梅緝私主任

全省水陸緝私... 改委潮梅緝私主任... 全省水陸緝私...

開平縣城開闢馬路

開平縣政府前因... 開平縣城開闢馬路... 開平縣政府前因...

中大禁附中生曠課

國立中山大學附... 中大禁附中生曠課... 國立中山大學附...

互控拐賣索借糾紛

西關三聖廟廿二... 互控拐賣索借糾紛... 西關三聖廟廿二...

佛山兩日發生三案

佛山兩日發生三... 佛山兩日發生三案... 佛山兩日發生三...

九江教育會選舉結果

九江特種教育會... 九江教育會選舉結果... 九江特種教育會...

請取銷施醫掛號費

九江上西鄉第二... 請取銷施醫掛號費... 九江上西鄉第二...

香港年來僅見之寒

香港自前日起... 香港年來僅見之寒... 香港自前日起...

婦女國貨會選舉委員

廣東婦女國貨會... 婦女國貨會選舉委員... 廣東婦女國貨會...

新會商會議決各案

新會商會廿九日... 新會商會議決各案... 新會商會廿九日...

廣海魚捐征收處結束

台山縣政府前... 廣海魚捐征收處結束... 台山縣政府前...

開平招投築路工程

開平縣政府前... 開平招投築路工程... 開平縣政府前...

順德縣嚴厲解散私塾

順德縣政府前... 順德縣嚴厲解散私塾... 順德縣政府前...

班長勒索囚犯床位

（惠陽）地方... 班長勒索囚犯床位... （惠陽）地方...

吉洲沙發生謀殺案

（順德）陳村新... 吉洲沙發生謀殺案... （順德）陳村新...

省市各地餘聞片錄

（一）集賢堂... 省市各地餘聞片錄... （一）集賢堂...

今日娛樂場所游藝錄

（電影）中華... 今日娛樂場所游藝錄... （電影）中華...

鳴驚人

（一）鳴驚人... 鳴驚人... （一）鳴驚人...

嶺南第一家

（一）嶺南第一家... 嶺南第一家... （一）嶺南第一家...

太平演劇

（一）太平演劇... 太平演劇... （一）太平演劇...

台舞大平

（一）台舞大平... 台舞大平... （一）台舞大平...

兆鴻鑒

（一）兆鴻鑒... 兆鴻鑒... （一）兆鴻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之兒... （一）之兒...



麟

露巨而斷斷。昏心亂之餘。復還得收爲細。窮九鄉人兩張爲大牌九。兩張爲細牌。九。殊不知一經改易兩張。不啻自投絕境。蓋陳南張。無從變化。所謂閉門見血。輾輳立判。若四張大牌九。手氣總不甚佳。果精於此道者。四張大一着。有時仍可希望取勝。而各賭皆謂明此旨。每值謝做旺即即爭先下注。乃爲一大。謝案中所得僅得數千金。然謝此時正輸得頭暈眼花。既託已數中存款多幾。比至開牌。則對門爲劫五九點。左爲「地降」石爲「雙桃」謝狀狀。已屬一窮二白。及將自己之牌用右手手指指點力一摸。則上平截半押兩點。下半截平押四點。分摸爲一大雞六。心中益爲驚駭。經此一驚。腦筋頓時清醒。細觀各人買注。家合計十金而已。相差數一按自己荷囊。則家數十金而己。相差之數甚懸。祇得硬着頭皮去摸錢。施施。面上戴亦爲平押兩點。至是復失聲發怒。當即復用手再摸下半截。則亦爲平押兩點。則摸二牌不問而知爲板桃。也。以大雞六一來(板桃)。則密十矣。心中突躍。陰念者希爲希望已絕。心必輸無疑。彼時全副精神已集於各人注碼。一見呼喝轉瞬而不知設法故敗。至於換手摸牌。竟將兩張牌不知如何放倒。使得一平排兩點。以二雞作「板桃」也。部中主事者即各諸能應輸之款收存以俟謝下。詎謝一去不返。故各諸能應輸之款收存以俟謝下。詎謝告以當時情形。黃轉告其女。畢竟夫妻情重。曾輕重無言。迄今己歷三年。依然蹣跚。其母家以己無子女。已盡售其田產。搬長居村家謝家以終老。謝因果者。謂謝謝祖父因久在童廠任事。剃削船戶過計。有此修習云。(補式元)

主人慨發華金之耳。華金顫動其頭。復運動搖盪。喃喃暗語。眠眠出。線點服影飄然。不久又復作果其態。彼竟見大路汪洋。有人背負小皮囊。與其影別路下睡熟。華金當見其已欲睡。而母親彼力基利來促。同往城中找位置。其母每遇人必曰「給余一號拍(我貨幣之

小睡

瞌睡

遺(下)

孤松

經交定  
洋轉  
交易清  
在寶華公  
連地四  
帖準廿  
揭轉  
本堂無  
買屋  
同慶新街  
四至面  
准國曆三  
前向寶土  
十甫仁  
交地照  
安交易倘  
交經

三姑六婆狎習。有損無益。意殊不滿。向之婉勸。繆氏以同是女性。偶爾相恰。何得有此心。中大不謂然。義以嫂送信根深。不足理喻。亦祇任之。不便強拂其意。而起姑義。遂也。翌日時已近午。猶不見繆氏起床。義疑婉病。叩門呼之。詎房門虛掩。應手而開。被人裸縛於床柱。胸膛剖割。腸臟委地。死狀慘極。而昨夕借宿之盜姑。早已不知去向。義親狀驚呼。隣人奔集。見此慘狀。皆指繆氏為道姑所害。義即將情訴於邑宰。首知府函告知乃兄。邑宰見轄內出此命案。職責所關。親來勘驗。詳問經過情形。義之遇害。斷其必非仇殺。而死者與人無干。今之過害。邑宰以死者生平與人無干。今之過害。似非因財行兇。但聞死者身中有孕。今胸腹被剖。其胎去矣。因知該道姑為宿教徒之強取嬰胎者。繆氏不察。誤置有罪而慘遭所害也。邑宰以案情蹊白。惟見手在逃。殊難破。於是密令所屬地方。凡有道姑。亦入境破。必須嚴加檢查。即屬內原有之。亦概不寬假。其行動。功令一下。境內道姑。概亦危。皆深居簡出。不敢稍徧過市矣。時邑中之捕正偵緝韓福。性機警而能幹。精於藝術。境內盜賊多為捕獲。而宵小之徒。亦不敢竊發。全邑皆官。有道不拾盜之盛治。邑宰愛其能。倚其殊殷。而韓亦知翼贊之力。勤於職務。對於邑中之寇厄人物。察之為明。是以屢破奇案。邑人皆稱譽之。(未完)

「與我孩子」然此時聲怒而說。目開口曰：「畜牲。汝又睡乎。華企躍起四顧。復憶其所在此。非大路。乃其主婦已哺其小孩矣。當此強健闊廊之婦人哺撫其子。華企立候以待其事畢。忽外空氣漸染影晦色。綠點亦成蒼白。天將亮矣。主婦扣回衣服。乃曰：「取一匙之。若再突。災害必及而身。華企接小孩。放搖籃上。復擺動之。時影與綠點均穩。然彼欲離如故。放其頭於籃邊。以全身倚之。蓋欲以驅除降魔。而其眼蓋垂落。頭即沉垂。主人之聲從門後來曰：「華企。發着火爐。此乃起身之最後時間而開始日常工夫。華企別去拾籃。入小室取水。彼爾矣。彼即動其足。則不致如呆坐之欲睡。取水料回。燃於火爐。望其頑梗之面如何醒來。與其思想如何清晰。旋主婦呼曰：「華企。預備茶缸。華企斬木片。艱辛引火燃之。並放置茶壺方畢。別一命令又至。華企。洗刷汝主人之木靴。華企企桌上。洗刷木靴。自念撒其頭於深大靴內微踐一剎則樂矣。忽而木靴長大形脹。滿處全室。劇跌下。華企預動其頭。睜其目。以觀於其靴中不曾移動而長大之物。又問曰：「華企。洗外階級。……主顧將棄業矣。華企又洗階級。整理室內。并往店中。總之工作殊多。毫無休息。最疲勞者厥為立於廚房桌前削馬鈴薯。華企之頭落於桌上。刀從手中跌下。日過矣。華企目擊窗外黑暗。乃厭其

第九區  
二月十五  
轉安  
貼外  
標  
(買)  
名沙心  
日交易  
賣主理  
(買)  
內百子  
記圖准  
未清事  
概與本  
概  
(抵)  
分局北  
有七地  
六十四  
膠轄四  
無涉特  
代

**小說**

**實堪輿騙術(下)**

秋水

祺謂欲覓地遷葬。奈難得佳穴。今欲求先生代爲物議。重酬當所不計。翁力任之。居歲家兩月。仍無所獲。一日。翁云之鄉都爲有紳相祖塋。須臾日乃返。並攜黃靜候富有以報命。自翁別後。黃恨憾如有所失。大有無窮不歡之歎。遂日望翁歸。至十餘日。翁始飄然而返。相與談何神祖塋之往。宜其克昌厥後。並云其新購得兩穴。均爲余所指點者。山形如何之佳。來請如君之壯。其中之一穴更爲世所罕有。是爲青龍兼紫。隻手抱孩兒格。皆位于西樵山者。黃聞而太息。以己無此厚福而獲此佳境。言外似怨翁之不爲與何紳商之。想他非急用者或能相讓也。黃懇其引看。翁諾。既抵目的地。則見新土宛然。翁謂爲何紳買時耕山問土所掘者。當時掘至五尺餘深。便見如鴛鴦黃色之色。幼嫩異常。實爲難得者也。且携黃手直趨山巔。以手右指而言曰。由此來觀。經幾度起伏。至此忽開口凹。分脈而結此穴。其脈則折下而爲此穴之青龍沙。再捲向前而爲案。此乃天然佳穴。誠難不易得也。黃執詞風水本爲門外漢。且與翁相處兩月餘。認爲可靠。遂深信不疑。並促翁與紳商洽。爲備命往。至晚返。黃問其先人骨殖。峯背轉讓與人。後多方設法。允與其另覓一穴。以利動之。紳意稍轉曰。誰肯以數千金而易此地哉。蓋此山非三千金吾不賣也。余乃較其低值。而紳則勃然不悅曰。吾豈異金而較售乎。適遇云友及急用。黃金相讓。余以人情難

計實

魯莽賭徒(下)

霜

一夕推牌九。因手氣不佳。竟輸去數百元。心殊鬱鬱。時田之財產剩有店一間。約值二千餘元。及田地二十餘畝。當此農村經濟蕭條之秋。充其量亦價值一二千元耳。且不動產業倉卒亦難得買主。至現款則祇某號存有一百零元。及某店尚有尾數數十元。謝乃押行提支。并取店契田契各一紙向某店東暫押

計實

魯莽賭徒(上)

霜

洪江。又聞其有寶山之必。況其性狹介。未必爲利所動。其中必有故也。吾爲弟偵之。明日潘至。謂曾詢之何紳。並無其事。後查此山乃翁以賤價購得。與無賴串謀。預資黃十以爲行驅使餽。又着無賴僞飾某紳以誑之。蓋知表弟兄情欺面不相易受欺。且離家廿餘載矣。對於鄉人觀面亦不容識。況鄰里。黃遂乘此而施以詐之術。表弟以正直待人。不虞人之欺騙。所幸母親耗數千金尙無大碍。此時宜爲前車之所戒。毋輕耗巨產可也。黃聞之恍然大悟。因請潘寬地而還其父母墳。嗟。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欺詐騙術。層出不窮。如翁者外貌似忠誠。內心實險詐。而黃祇以忠厚待人。當不虞人騙欺。翁遂能玩於股掌之上。雖耗巨金。仍不覺悟。若非其表兄揭發其奸。則何難一僕再僕。況風水本爲虛渺之事。無水無機一樣恆機。若以先人爲發丁財妨之具。則何異以骨骸爲狐注之賄哉。世之迷信風水者可資黃祇爲鑒焉。(續式元)

小說

實堪輿騙術(上)

秋水

洪江。並未聞其有寶山之必。況其性狹介。未必爲利所動。其中必有故也。吾爲弟偵之。明日潘至。謂曾詢之何紳。並無其事。後查此山乃翁以賤價購得。與無賴串謀。預資黃十以爲行驅使餽。又着無賴僞飾某紳以誑之。蓋知表弟兄情欺面不相易受欺。且離家廿餘載矣。對於鄉人觀面亦不容識。況鄰里。黃遂乘此而施以詐之術。表弟以正直待人。不虞人之欺騙。所幸母親耗數千金尙無大碍。此時宜爲前車之所戒。毋輕耗巨產可也。黃聞之恍然大悟。因請潘寬地而還其父母墳。嗟。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欺詐騙術。層出不窮。如翁者外貌似忠誠。內心實險詐。而黃祇以忠厚待人。當不虞人騙欺。翁遂能玩於股掌之上。雖耗巨金。仍不覺悟。若非其表兄揭發其奸。則何難一僕再僕。況風水本爲虛渺之事。無水無機一樣恆機。若以先人爲發丁財妨之具。則何異以骨骸爲狐注之賄哉。世之迷信風水者可資黃祇爲鑒焉。(續式元)

小說

實堪輿騙術(上)

秋水

洪江。並未聞其有寶山之必。況其性狹介。未必爲利所動。其中必有故也。吾爲弟偵之。明日潘至。謂曾詢之何紳。並無其事。後查此山乃翁以賤價購得。與無賴串謀。預資黃十以爲行驅使餽。又着無賴僞飾某紳以誑之。蓋知表弟兄情欺面不相易受欺。且離家廿餘載矣。對於鄉人觀面亦不容識。況鄰里。黃遂乘此而施以詐之術。表弟以正直待人。不虞人之欺騙。所幸母親耗數千金尙無大碍。此時宜爲前車之所戒。毋輕耗巨產可也。黃聞之恍然大悟。因請潘寬地而還其父母墳。嗟。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欺詐騙術。層出不窮。如翁者外貌似忠誠。內心實險詐。而黃祇以忠厚待人。當不虞人騙欺。翁遂能玩於股掌之上。雖耗巨金。仍不覺悟。若非其表兄揭發其奸。則何難一僕再僕。況風水本爲虛渺之事。無水無機一樣恆機。若以先人爲發丁財妨之具。則何異以骨骸爲狐注之賄哉。世之迷信風水者可資黃祇爲鑒焉。(續式元)

小說

實堪輿騙術(上)

秋水

洪江。並未聞其有寶山之必。況其性狹介。未必爲利所動。其中必有故也。吾爲弟偵之。明日潘至。謂曾詢之何紳。並無其事。後查此山乃翁以賤價購得。與無賴串謀。預資黃十以爲行驅使餽。又着無賴僞飾某紳以誑之。蓋知表弟兄情欺面不相易受欺。且離家廿餘載矣。對於鄉人觀面亦不容識。況鄰里。黃遂乘此而施以詐之術。表弟以正直待人。不虞人之欺騙。所幸母親耗數千金尙無大碍。此時宜爲前車之所戒。毋輕耗巨產可也。黃聞之恍然大悟。因請潘寬地而還其父母墳。嗟。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欺詐騙術。層出不窮。如翁者外貌似忠誠。內心實險詐。而黃祇以忠厚待人。當不虞人騙欺。翁遂能玩於股掌之上。雖耗巨金。仍不覺悟。若非其表兄揭發其奸。則何難一僕再僕。況風水本爲虛渺之事。無水無機一樣恆機。若以先人爲發丁財妨之具。則何異以骨骸爲狐注之賄哉。世之迷信風水者可資黃祇爲鑒焉。(續式元)

小說

實堪輿騙術(上)

秋水

洪江。並未聞其有寶山之必。況其性狹介。未必爲利所動。其中必有故也。吾爲弟偵之。明日潘至。謂曾詢之何紳。並無其事。後查此山乃翁以賤價購得。與無賴串謀。預資黃十以爲行驅使餽。又着無賴僞飾某紳以誑之。蓋知表弟兄情欺面不相易受欺。且離家廿餘載矣。對於鄉人觀面亦不容識。況鄰里。黃遂乘此而施以詐之術。表弟以正直待人。不虞人之欺騙。所幸母親耗數千金尙無大碍。此時宜爲前車之所戒。毋輕耗巨產可也。黃聞之恍然大悟。因請潘寬地而還其父母墳。嗟。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欺詐騙術。層出不窮。如翁者外貌似忠誠。內心實險詐。而黃祇以忠厚待人。當不虞人騙欺。翁遂能玩於股掌之上。雖耗巨金。仍不覺悟。若非其表兄揭發其奸。則何難一僕再僕。況風水本爲虛渺之事。無水無機一樣恆機。若以先人爲發丁財妨之具。則何異以骨骸爲狐注之賄哉。世之迷信風水者可資黃祇爲鑒焉。(續式元)

小說

實堪輿騙術(上)

秋水

洪江。並未聞其有寶山之必。況其性狹介。未必爲利所動。其中必有故也。吾爲弟偵之。明日潘至。謂曾詢之何紳。並無其事。後查此山乃翁以賤價購得。與無賴串謀。預資黃十以爲行驅使餽。又着無賴僞飾某紳以誑之。蓋知表弟兄情欺面不相易受欺。且離家廿餘載矣。對於鄉人觀面亦不容識。況鄰里。黃遂乘此而施以詐之術。表弟以正直待人。不虞人之欺騙。所幸母親耗數千金尙無大碍。此時宜爲前車之所戒。毋輕耗巨產可也。黃聞之恍然大悟。因請潘寬地而還其父母墳。嗟。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欺詐騙術。層出不窮。如翁者外貌似忠誠。內心實險詐。而黃祇以忠厚待人。當不虞人騙欺。翁遂能玩於股掌之上。雖耗巨金。仍不覺悟。若非其表兄揭發其奸。則何難一僕再僕。況風水本爲虛渺之事。無水無機一樣恆機。若以先人爲發丁財妨之具。則何異以骨骸爲狐注之賄哉。世之迷信風水者可資黃祇爲鑒焉。(續式元)

小說

實堪輿騙術(上)

秋水

洪江。並未聞其有寶山之必。況其性狹介。未必爲利所動。其中必有故也。吾爲弟偵之。明日潘至。謂曾詢之何紳。並無其事。後查此山乃翁以賤價購得。與無賴串謀。預資黃十以爲行驅使餽。又着無賴僞飾某紳以誑之。蓋知表弟兄情欺面不相易受欺。且離家廿餘載矣。對於鄉人觀面亦不容識。況鄰里。黃遂乘此而施以詐之術。表弟以正直待人。不虞人之欺騙。所幸母親耗數千金尙無大碍。此時宜爲前車之所戒。毋輕耗巨產可也。黃聞之恍然大悟。因請潘寬地而還其父母墳。嗟。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欺詐騙術。層出不窮。如翁者外貌似忠誠。內心實險詐。而黃祇以忠厚待人。當不虞人騙欺。翁遂能玩於股掌之上。雖耗巨金。仍不覺悟。若非其表兄揭發其奸。則何難一僕再僕。況風水本爲虛渺之事。無水無機一樣恆機。若以先人爲發丁財妨之具。則何異以骨骸爲狐注之賄哉。世之迷信風水者可資黃祇爲鑒焉。(續式元)

小說

實堪輿騙術(上)

秋水

洪江。並未聞其有寶山之必。況其性狹介。未必爲利所動。其中必有故也。吾爲弟偵之。明日潘至。謂曾詢之何紳。並無其事。後查此山乃翁以賤價購得。與無賴串謀。預資黃十以爲行驅使餽。又着無賴僞飾某紳以誑之。蓋知表弟兄情欺面不相易受欺。且離家廿餘載矣。對於鄉人觀面亦不容識。況鄰里。黃遂乘此而施以詐之術。表弟以正直待人。不虞人之欺騙。所幸母親耗數千金尙無大碍。此時宜爲前車之所戒。毋輕耗巨產可也。黃聞之恍然大悟。因請潘寬地而還其父母墳。嗟。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欺詐騙術。層出不窮。如翁者外貌似忠誠。內心實險詐。而黃祇以忠厚待人。當不虞人騙欺。翁遂能玩於股掌之上。雖耗巨金。仍不覺悟。若非其表兄揭發其奸。則何難一僕再僕。況風水本爲虛渺之事。無水無機一樣恆機。若以先人爲發丁財妨之具。則何異以骨骸爲狐注之賄哉。世之迷信風水者可資黃祇爲鑒焉。(續式元)

小說

實堪輿騙術(上)

秋水

洪江。並未聞其有寶山之必。況其性狹介。未必爲利所動。其中必有故也。吾爲弟偵之。明日潘至。謂曾詢之何紳。並無其事。後查此山乃翁以賤價購得。與無賴串謀。預資黃十以爲行驅使餽。又着無賴僞飾某紳以誑之。蓋知表弟兄情欺面不相易受欺。且離家廿餘載矣。對於鄉人觀面亦不容識。況鄰里。黃遂乘此而施以詐之術。表弟以正直待人。不虞人之欺騙。所幸母親耗數千金尙無大碍。此時宜爲前車之所戒。毋輕耗巨產可也。黃聞之恍然大悟。因請潘寬地而還其父母墳。嗟。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欺詐騙術。層出不窮。如翁者外貌似忠誠。內心實險詐。而黃祇以忠厚待人。當不虞人騙欺。翁遂能玩於股掌之上。雖耗巨金。仍不覺悟。若非其表兄揭發其奸。則何難一僕再僕。況風水本爲虛渺之事。無水無機一樣恆機。若以先人爲發丁財妨之具。則何異以骨骸爲狐注之賄哉。世之迷信風水者可資黃祇爲鑒焉。(續式元)

小說

實堪輿騙術(上)

秋水

洪江。並未聞其有寶山之必。況其性狹介。未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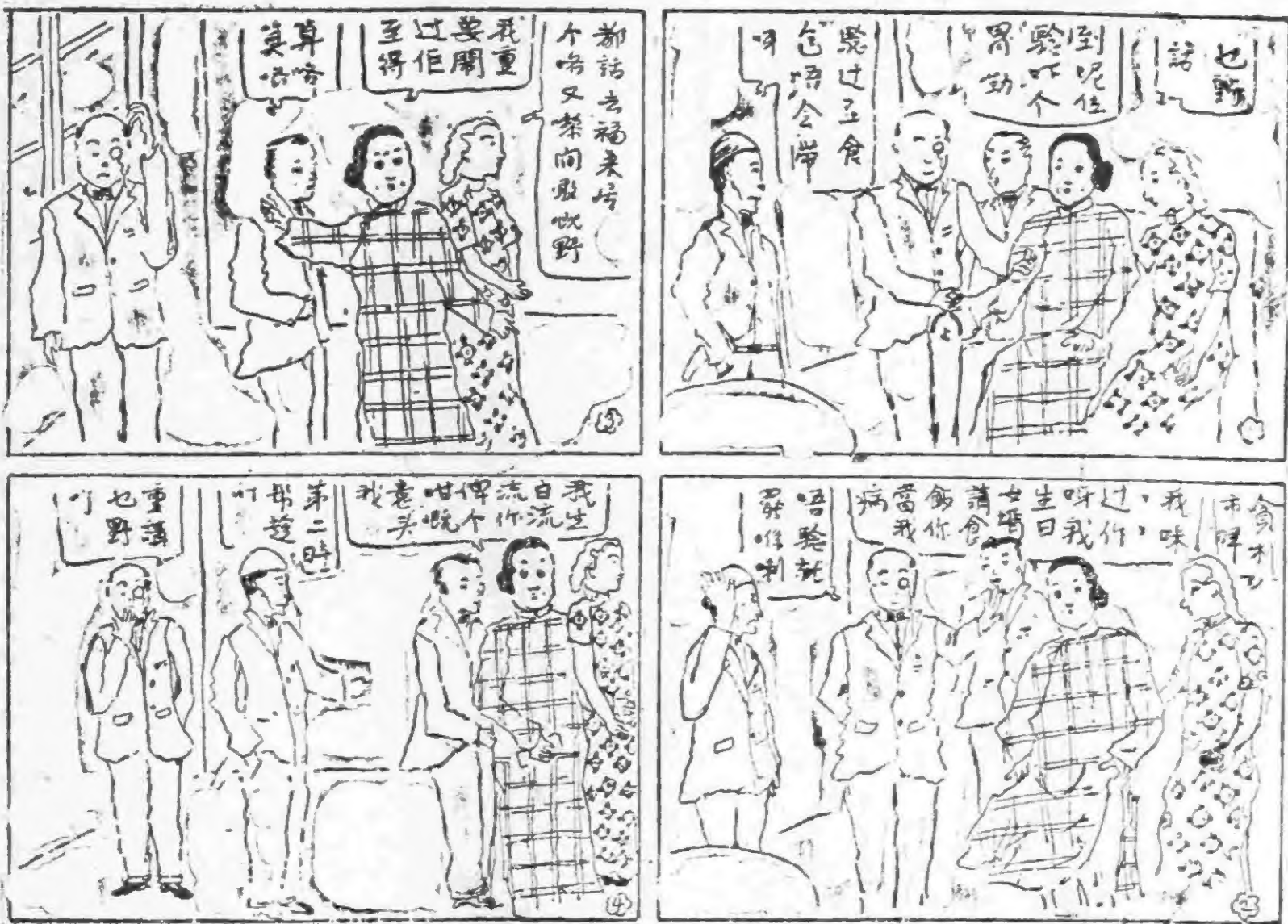
如何是好。乃遲遲不敢開牌。作罷想狀。既而語來賭徒曰。我囊中剩款無多。恐不敷。而賭牌不開牌。待我逐家趕去。言訖以銀圓一毫壓牌上。飛馳下樓。各賭徒及部中主事者。不知謝之底蘊。以謝友之遺產甚豐。近年謝雖散去。平日賭性頗硬直。毫無拖欠。故謝家子弟並無分毫存留。雖有田契數張。惟趁今夜已深。倉卒何從押款。若返部將之。其真相向各賭徒告訴。遲日結數。則已底之。跌踵之。彼四圍等求該力量。欲求解除。目光。上望閃閃之綠點。當開及小孩之哭聲。乃感其欺人壓倒其心。欺人者。小孩是也。華金微笑。疑團解釋。以前者不明此單簡之事情。綠點。長影與蟋蟀音微笑而示奇異。思潛伏於華金腦海中。從從起立。遇行室內而笑。正喜及有此思想。即不久當從此小孩之縛束其手足中解放出來也。歎笑此小孩。則可以其指指綠點。華金又微笑。閃目。以其指指綠點。乃潛行監望。轉身向小孩。既合小孩喜息。跌地板上。狂歡。意從此可熟睡。有如此小孩死去之熟睡矣。(謝式元)

王易楨第九號南吉新樓公署騎置一太  
 理如均二號分及昌地街又司務樓靖號平  
 安有照十五號第七共第自溪吉海式路  
 安有照十五號第七共第自溪吉海式路

或之丈樓  
 向向樓壹  
 太如高座  
 不有面光

知如何遺  
 招

民議清  
 國決算  
 廿行各  
 行



理學士  
漫長期  
(式什)

「與我此孩子」然此時聲怒而銳。且聞曰「畜  
牲。汝又睡乎」華企躍起四顧。復憶其所在。  
此非大路。非彼力基利。亦非別人。而立於  
室中。乃其主婦已哺其小孩矣。當此強健闊

第九區



